

三十六

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

你说这一片长满茅草的废墟只山风凌厉，断残的石条上趴满苔藓和地衣，一只壁虎从半截石板上爬过。

说当年晨钟暮鼓香烟缭绕，一千间僧房九百九十九个挂单的和尚，寺庙的住持是一位高僧，圆寂的那天举行了盛大的法会。

说寺庙里无以计数的香炉全都插上了点燃的信香，数百里方圆香客们闻风而来争相目睹老和尚坐化升天，通往这佛地丛林的大小山道上挤满了赶来朝拜的善男信女。

说寺庙里唱经声浑然一片，直飘到山门之外，大小殿堂里没有一个空的蒲团，后来的便就地跪拜，再晚来的则待在殿堂之外，进不来佛门的人群背后还源源不绝，那真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说信徒们无一不想从老和尚那里得到恩惠，众多的弟子个个又都想得都他的真传，大师圆寂前还要讲授一次佛法，这经堂就在大雄宝殿左侧藏经楼下。

说经堂前庭院里有两株盛开的桂花树，一株金红一株月白都散发出阵阵幽香，蒲团从经堂一直铺至庭院，僧人们盘坐在秋日和阳暖照之下心地清静，静候老和尚最后一次宣讲佛法。

说他沐浴斋戒已七天七夜不进饮食闭目盘坐在乌檀木雕的莲花法坛上，肩披一件异常宽大缀满补丁的袈裟，坛前立式镂空的铜香炉里燃着檀香木片，经堂内清香弥漫，他两位大弟子一左一右站立两旁，受他亲自剃度的十多位法师全恭候在坛下，他左手捻一串佛珠右手持一枚法铃，只见指缝间夹着一根钢篦轻轻一碰，盈盈铃声便像一缕游丝悬游于堂上垂挂的经幡之间。

说众僧人于是听见他甘柔的声音，佛陀告诉须菩提不可以以身相认如来，如来之所谓身相凡有所相皆为虚妄若所相非相乃非非相，吾传授的无非佛祖所说而佛所说皆不可取又不可不取也不可言传，这不可言传而不可取又不可不取此乃吾授于汝等亦如来所传之大法，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说这众多的佛门弟子无一人领悟又不敢问，最苦的还是他左右两位大弟子身边守候已七天七夜不敢稍许怠慢只等他交代后事授以衣钵，竟只字未提，香炉上用以计时的最后一根线香眼看烧到香柄，还是他大弟子斗胆上前一步屈膝跪下合掌行礼匍匐在地说弟子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问？

说老和尚微微睁开眼睛问他还要问什么？他这大弟子抬头环顾身后问师父的衣钵圆寂前是否有个交代？那意思谁都明白，这众多的僧人这兴盛的香火这广大的庙产总得有个接替他衣钵的住持，一代宗师岂能没有后继？

说老和尚点头伸手从怀中取出他的僧钵刚说了句拿钵去——那炷线香已经烧到尽头，烟香冉冉上升抖动一下化作个未了的圆圈跟着消散了，大雄宝殿里在唐贞元年间监制的一万二千

斤的铁钟也响了起来，随即鼓声隆隆经堂里众法师赶紧将木鱼铜磬一一敲起，众和尚见老和尚已传了衣钵，一片南无阿弥陀佛颂经声便腾空而上。

说他两位大弟子秉性顽钝，谁也没听清老和尚说的拿钵去后面还有行乞二字，只见师父嘴唇动了一下谁又不想得到真传都伸手过去抓住僧钵不放，那钵竟悄粉碎，两人心中一惊，明白是师父心迹又不敢言说，只有高僧才意识到这寺庙将毁于一旦，不忍再看便合眼屏息端坐在莲花座上双手叠印凝神命门默默用意念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说其时经堂内外钟鼓声大作，堂内僧人齐声诵经传至庭院，庭院内众和尚跟着唱诵又扩散到前后三大殿和两厢佛堂，再荡漾到庙外堵满轿子驴马和香客的前场上，那进不得山门的善男信女岂甘落后，也都放声高诵南无阿弥陀佛用尽气力朝山门里冲！

说众法师抬起高僧坐化的大缸在锦缎刺绣的经幡护送之下，由两位大弟子甩着拂尘布洒洁净身心的法水在前面开道，进入山门的众多信徒无不争先恐后以目睹大师遗容为幸，看到的都说好慈祥啊，没看到的更急得不行，纷纷昂起脑袋踮起脚尖人头钻动，挤掉了帽子踩掉了鞋，香炉悉皆撞倒全然置佛地庄严而不顾。

说缸盖合上置放到大雄宝殿前柴薪之上，点火之先还有一场超度的经文要念，这诸多仪轨缺一不可，稍有疏忽佛法难容，可再大的庙子也禁不起千人挤万人拥，再壮实的汉子也架不住人流汹汹，跌倒的踩伤的又止不住哭喊，人声鼎沸那真是大悲大恸！谁也说不清这火如何腾地而起，究竟多少人烧死多少人踩死，踩死的多于烧死的抑或烧死多于踩死也无法弄得清楚，总归整整三天三夜大火熊熊直等到老天爷大发慈悲降下甘霖才留下一片灰烬，浩劫之后又只剩下这一座废墟和半块残碑供后世好事之徒去作考证。